

# 陈衍与翁方纲

## ——关于晚清诗学的几点辨析

魏 泉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晚清诗学,以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所建构的体系为集大成者。民国以来,关于清代诗学特别是近代以来诗学的描述,无不以陈衍诗论为重要参照。而陈衍在其诗论中对于道咸以降诗风宗宋的描述,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翁方纲的意义和作用,造成我们对翁方纲的文学史与清代诗史之地位认识的不足。本文围绕陈衍与翁方纲二人的诗论主张和生平交游,梳理其中有关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因果脉络,试图对翁方纲与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关系,给出更符合史实,也更具说服力的看法。

**关键词:**陈衍 翁方纲 晚清诗学 宗宋诗风 为东坡寿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4-133-09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永坚先生在2011年春季卷的《九州学林》上,对于拙作《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发表评论。作者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厚实精深的史学与诗学修养,以及对拙作的谬奖与指正,实令我感佩,并受教良多。其中,在提及拙作对陈衍与翁方纲关系的考证时,卜先生指出:

可见陈衍虽忽略翁方纲,但实际上翁方纲对于晚清‘同光体’和宗宋诗风的导引推动,却是不容忽略的。陈衍不仅是晚清诗坛健将,而且是晚清诗学史的主要建构者,作者指出陈衍的偏颇,对吾人正确理解晚清诗学,有重大贡献。可惜,作者将自己这番精彩严密的考证分析放进页69的注释1之中,莫非想让读者无意中忽略之?一笑。<sup>[1](P206)</sup>

因拙作在一条注释中分析了陈衍对翁方纲有意无意的忽略,而有卜先生此言,捧读至此不禁莞尔。失笑之余也让我反省,的确,我在考证陈衍建立其“同光体”诗论体系以及翁方纲发起“为东坡寿”的过程中,颇有一些与晚清诗学大有关联的想法或观点,虽然在文中都有所讨论,却不免淹没于大量文献考证资料中。将这些观点和想法集中起来,从晚清诗学的角度加以整理、辨析,这正是拙作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力所作文史考证的意义所在呢。

作为晚清“同光体”诗论的代表人物,陈衍的诗论也可谓集“同光体”诗论之大成。其《石遗室诗话》,关于道咸诗坛的论述,引人注目: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礪东(格)、郑

收稿日期:2013-09-30

作者简介:魏泉,女,1968年生,山东济南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社会转型中的旧文人研究”(编号:10BZW075);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旧文人与旧体诗文研究”。

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谿。吾乡林欧斋布政,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庵,浙派中又分两途矣。<sup>[2](P6)</sup>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sup>[2](P37)</sup>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文慤言诗,必曰温柔敦厚……。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于是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sup>[3](P875)</sup>

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箴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余生也晚,不及见春海侍郎,而春圃相国诸公,皆耄寿俊至,咸间间犹存。故钞近代诗,自春圃相国始。<sup>[3](P879)</sup>

陈衍与郑孝胥在清末共同揭橥“同光体”的大旗,并负而先驱。其论诗,主张诗与时代相关切,而道咸以降,为变风变雅以至将废将亡之际,故道咸诗风异于康乾,为清诗一大关捩。其次,陈衍倡言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学人之诗”,拈出清诗有别于唐宋诗的最大特色。第三,陈衍认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宇,因此创为“三元说”,以打通唐宋疆划。陈衍诗论在当时及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后诸家论道咸诗坛,多采其说。在陈衍诗论的基础上,后人提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的说法,来概括道咸年间的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人,并视其为晚清“同光体”的前身。

“宋诗运动”一词,据我所知,最早见于胡适之《最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此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其后,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作于1928年夏,发表于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出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出版)、钱仲联的《论同光体》都沿用此称。“宋诗派”之名亦大致出现于此时,其对道咸以降宗宋诗风的具体描述多取资于《石遗室诗话》,但是使用“宋诗运动”或“宋诗派”概念时,其所指范围不尽一致。

“宋诗运动”或指道咸年间,或指光宣年间,或指道咸以降至清末民初;又或以“宋诗派”为“同光体”之前身,或将“同光体”作为宋诗派之统称。而自陈衍《石遗室诗话》(1912年)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年),论诗皆不用此称。陈衍只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诸老,始喜言宋诗”。钱基博则言:“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

汪辟疆《近代诗人评述》(1962年第二期《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更力辩将近代诗(汪氏所称近代指道咸以降迄于清末)视为宋诗之谬误。实则“运动”一词,非传统文人论诗之语,而是二十世纪以后流行的名词。而道咸年间何绍基、祁寯藻等人,并未以“宋诗派”自许,甚至论诗亦不言宗宋。所谓“喜言宋诗”,是陈衍最早对道咸诗风所作的总结,而其说遂为后世言诗者所祖述。

陈衍以“风雅正变”论诗,重视“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又以“所见之世”为其划分“近代诗”的依据,固然有其道理。但是揆之以史实,可知清诗之学宋风气并不始于道咸间之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嘉道之际主张诗学杜韩者,也不仅仅是钱载一人。

陈衍诗论中,关于“学人之诗”的论述和阐释,以及对于程恩泽、祁寯藻的推重,视为能“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型,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一家之言。但是再上溯程恩泽、祁寯藻的师承时,则乾嘉诗坛仅提到钱载,而对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翁方纲却视而不见。这一点值得分梳。

## 二

据笔者对史料的掌握,可以断言:陈衍诗论中对于翁方纲的有意无意的忽略,遮蔽了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一个重要来源,即翁方纲的诗论与师友交往与嘉道以后宗宋诗风的形成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为什么说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呢?

首先,在学杜这一点上,陈衍不喜江西诗派,故与翁方纲之学杜不同调,此可视为有意的忽略。陈衍诗论中,涉及到翁方纲的主要是对翁方纲评《渔洋精华录》的点评,见于其《诗评汇编》中。但这部分一直是以手钞稿本的方式存在,直至1999年钱仲联先生编校的《陈衍诗论合集》的出版。陈衍的《诗评汇编》五卷,其中是对朱彝尊批杜诗(附黄仲则评唐诗)、钱载批厉鹗《樊榭山房诗》、翁方纲批《渔洋精华录》和《王渔洋诗平议》、梁运昌《杜园说杜》所做的评点和评议。这几种清人对唐诗和清诗的评点,据陈衍说都是“海内珍藏抄本,未经刊版者”,其中陈衍对于翁方纲所评王渔洋诗的平议,尤其值得关注。而对翁方纲的评价,最直接的是下面这段话:

章溪自命深于杜学,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只可以做门下谢蘊山、冯鱼山辈。至其考据,所精在金石书画。于音韵之学,则未有知,故常以翰林院试帖诗科律律古近体诗,而阮亭短处,大半已被指摘矣。<sup>[4](P979)</sup>

其次,更重要的,陈衍意中之“宋诗”,实不仅止于学宋,而是熔铸唐宋。其标举“学人之诗”,看重的也不是单纯“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而是意在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对于爱以考据入诗的翁方纲,陈衍或许觉得他稍逊诗才,故以“翰林院试帖诗”而心存轻视,这也是一种有意的忽略。

这里还要从对“学人之诗”的理解说起。如果说,清诗能够度越元明而与唐、宋并峙,其不同于唐音、宋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学人之诗”。特别是处乾嘉汉学之后的道咸年间,这一诗坛风尚特色更为突出。一般来说,学者“以学为诗”,不外两途:一是用诗来谈学问,作考据,此即钟嵘《诗品序》所称“虽谢天才,且表学问”<sup>[5](P177)</sup>;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写景言情,俱富学养,有厚味,正如杜甫所自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以考据学问入诗,是道咸年间“宋诗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也是最表面化的地方。作为学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寝馈经史,钩玄抉微,学问淹通,夸证该洽,故“溢而为诗”,也不脱学人本色,每个人都写过考据诗,或在诗中多杂以考据。

以考据入诗,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极限,其价值在于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诗的表现领域,这种学问诗、考据诗并非诗之正格,也不是上述诗人创作的成就所在,不妨说是他们身为“宋诗派”的注册商标而已。

此外,以考据入诗,也是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重考据而轻词章,所以才会认为以考据为诗可以提高诗的地位,“诗可以观”,清代考据诗的盛行也正是清代学术文化在诗中的反映和体现。

第二种意义上的“学人之诗”,则是韩愈所称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历”的嗣响。姚鼐说:“道咸间,经儒通人作为韵语,刊落风华一归真实,大率以杜韩苏黄为归,盘屈奥衍,而语必由衷,文无虚设。”<sup>[6](P72)</sup>这里的“经儒通人”,指的正是陈衍所追溯的“宋诗派”。钱钟书谓“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蔣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鼃口去鲸掣,……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sup>[5](P177)</sup>可见,“宋诗派”诗人的真正长处,并不在其能以考据入诗,而在于能以学问驭其才华,厚其性情,助其诗艺。在师法前人,力破余地之时,表现出雄深博雅,奇崛奥衍的诗美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是对宋诗的摹仿,而是清诗的创新。陈衍拈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正是道出了清诗这一大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陈衍看重的“学人之诗”,更多是第二种意义上的。

清诗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与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sup>[7](P33)</sup>说法的论辩相关的。自清初以迄清末,各家对此曾各抒己见,见诸笔端者不胜枚举,如朱彝尊诗有“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才非关学,严叟不晓事。”<sup>[8]</sup>而沈德潜则替严羽辩解:“严仪卿有‘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非教人废学也。”<sup>[9](P550)</sup>这两种意见,在后来的诗话中屡被提及,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诗是否有“别才”,而在诗之别才,是否“关学”。

乾嘉之际,学人辈出,其后学者论诗多倾向于杜甫所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以严羽之说为非。这种注重学问的诗学观至道咸年间乃演为诗坛主流。程恩泽论诗主张“首性情,次学问”,“学问浅则性情焉

得厚?”<sup>[10]</sup>郑珍也称：“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贍乃相济。”<sup>[11](P595)</sup>真实性情和深厚学问，是“学人之诗”赖以在诗的天空翱翔的两翼。陈衍对“学人之诗”的认识，也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

在开始撰写发表《石遗室诗话》的同一年，陈衍为罗拔东诗集作序，曾有感而发，“深辩仪卿之言”：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艺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有其不合，则四家之师说异同，齐鲁韩之书缺有间者也。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为之乎？……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乐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隳绝乎丑夷也。<sup>[12](P520)</sup>

在这里，陈衍与程恩泽“《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sup>[10]</sup>的说法一脉相承。次年(1913)，陈衍为同乡剑怀堂主已舟先生作《剑怀堂诗草叙》，于此分说甚明：

今之人，喜分唐诗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咎同光以来，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耳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sup>[13](P522)</sup>

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理念，不外乎其所谓“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这一方面是对严羽之说和后世论诗分唐界宋的超越；另一方面也是对“近来英俊，雅不喜多读书”的不满。<sup>[14](P576)</sup>此间(1912-1914)陈衍论诗，从辩严羽之非入手，承道咸诸公余绪，突破争唐界宋的樊篱，认为“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sup>[15](P580)</sup>

到《近代诗钞》出版的1923年，陈衍对严羽之说又有了新的辨析和体悟，并发之于《李审言诗叙》中：

余屢言，诗之为道，易为而难工。工也者，必有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也。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子美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美之言信，则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言误矣。然非沧浪之误也。……故沧浪又曰：“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云云，言其终事，沧浪固未误也。<sup>[16](P681)</sup>

但又说“孔子教人学诗，终以多识。大小雅皆称雅材，其非空疏无物也，可断言矣”。<sup>[17]</sup>此种说法，较之前人更为融通透澈，而其根柢经史的论诗思路又于其中一以贯之。1927年，陈衍序黄濬《聆风簪诗》时，对此有清晰的表述：

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已。<sup>[18](P688)</sup>

由此可见，陈衍对翁方纲的忽略，有他自身的诗学取径，而他的“学人之诗”说，也并不因此失去其重大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陈衍对翁方纲所精的金石书画版本之学知之不多，而造成其对翁方纲无意的忽略，则使我们翁方纲在清代诗学和清代诗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受到遮蔽。

### 三

翁方纲素以“嗜苏”闻名，其早年因偶得东坡《天际乌云贴》手迹及摩崖刻石手迹拓本而将自己书斋命名为“宝苏斋”，后来径称“苏斋”。之后更因购得珍贵宋版书《施顾注苏诗》残本，而在乾嘉年间，以其金石趣味和书画因缘，发起“为东坡寿”的文人雅集活动，并持续近半个世纪，以其诗弟子的承续，而对当时及之后的诗风转变颇有导引之力。

说到《施顾注苏诗》，需要略作说明。东坡诗，非注不明。因其一生读过的书多；走过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多；跟他有关的人物多。东坡诗(包括后人乱辑的伪作)，传世的有两千多首，这些诗，如果没有精详的笺注，后人即便能明瞭其意旨，欣赏其风格，也终不免隔一层。尤其是诗中涉及的人物、掌故、

朝政、时局等,只有去作者时代不远的人,闻见亲切,了解清楚,才能注的详实透彻。

范成大曾想请陆游为东坡诗作注,以发明东坡之意,但陆游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注苏诗之难,而自己力不能任。因为东坡诗中用事之严,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sup>[19]</sup>后来南宋吴兴的施元之(德初)、施宿父子以及吴郡顾禧(景繁)三人合作了一部东坡诗笺注。全书共四十二卷,又目录一卷、施宿撰东坡年谱一卷。

宋人注东坡诗,后世仅存宋朝书坊伪托的王十朋集注和施顾注二种。王注虽是伪托,其中也有些可取的资料,不可全废。而施顾注苏诗则相当精审,题左部分尤为重要,因为题左注专注东坡当时的人物、掌故、朝政、时局等,即使与东坡诗没有直接关系的,也偶然涉及,不厌其详。所以不仅是注苏诗,也是研究宋史的珍贵资料。因是宋人注宋诗,其中多为第一手资料。因此,这部《施顾注苏诗》,就跟任渊注山谷诗和后山诗、李壁注荆公诗、胡穉注简斋诗一样,成为宋人注宋诗的名作。而此书的印刷也极好,全书是由当时善写欧体的傅穉(汉孺)手书,施宿当时任职淮东仓曹司,经费充裕,可以雇请很好的刻工。因此此书的字体、刻工、印刷、纸张,无一不精美,是宋版书的上品。<sup>[19]</sup>

此书的印刷,据郑騫先生的考证,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至理宗景定三年(1262),因为版片有些断烂模糊,又由郑羽补修重印过一次,所以此书有嘉定原刻和景定补修两种版本。这部书因为印制精美费工,所以印数不会很多,在元明以后流传不广,至清初时已经很难得。康熙年间,宋萃买到过一部有明人安国收藏印记的嘉定残本,存三十卷,存目一卷。得到这部宋版残本后,宋萃就交给邵长蘅等人去删补,删是删节原注,补是补足所缺的十二卷,此外又辑录了施顾所未收的东坡诗(真伪都有)成为补遗二卷,随即刊印行世。这就是此后通行至今的《施注苏诗》,也称邵长蘅删补本。邵长蘅的本子在后世流传很广,但是对施顾注的原书很不忠实,删节窜乱,弄得面目全非,湮没了很多研究苏东坡的资料。站在学术立场上,学者们一致指责邵长蘅是妄人。

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八年(1733)十二月十七日购得的正是宋萃收藏过的那部,次日即作诗一首,赋《苏诗施顾注宋槧》残本。在诗中,翁方纲不仅考证了此书版本流传,也流露了要焚香望拜的想法。

十二月十九日,恰是东坡生日,翁方纲遂以合装《苏斋图》供苏轼像前,同人小集拜苏轼生日。这是翁方纲发起“为东坡寿”的开始。

二十一日,晨起,翁方纲又将十八日所赋诗书于苏诗宋槧残本后。

除夕前三日,又跋《苏诗施顾注宋槧》残本。

因为看到了这个珍贵的宋槧东坡诗注,所以翁方纲不仅发现邵长蘅删节本《施注苏诗》删去了施顾注中的很多珍贵资料,而且后来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犹或有所未尽”<sup>[20]</sup>,因此将原注所有者,录存于篋。由其门生曹振鏞日钞一二条,成《苏诗补注》八卷,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付梓。

而陈衍于此段诗书版本的掌故似不知情,在其《石遗室诗话》中提到各家诗注本时,只言“施宿注苏诗”,可知其所观者为邵长蘅删节本,故我将其称为“无意的忽略”。

#### 四

以往从文学角度对翁方纲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批评史上有关其诗话和诗论的品评。在乾嘉时期,翁方纲的“肌理说”是与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鼎足而三的诗学主张。而且翁方纲诗学系承康熙年间王渔洋的“神韵说”,而欲救渔洋“神韵说”之弊而来,有清晰的继承和演变的轨迹。

从诗论的角度对翁方纲的研究,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五篇第五章的“肌理说”较早而详细。郭先生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因欲救“神韵说”之虚,故充之以实,又因其偏于实,“所以凡论诗主学或论诗主宋的人,其论调每与覃溪为近”。<sup>[21](P625)</sup>在翁方纲之前,有朱彝尊、毛奇龄、厉鹗等人的主张与“肌理说”为近。覃溪之学,一受清代考据学风的影响,一受宋代黄庭坚诗法的影响,故其虽出于渔洋而不同于渔洋。清代诗论中,与当时的学风最接近者要数“肌理说”,故郭先生认为,“翁氏以后之诗论,不必复括肌理二字,却与翁氏论旨最相吻合。”其诗论因受汉学影响,而与“文人之诗论”为近,因受山谷影响,而与“宋诗派之诗论”为近。这样,从诗论主张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出发,郭先生梳理出翁方纲的“肌理说”与其后方东树所代表的“桐城派”的“文人之诗论”及何绍基所代表的“宋诗派”诗论之间的关系。

之后,张健先生的《清代诗学研究》在对翁方纲诗学体系的阐释方面有所突破。张健先生认为,翁方纲

“肌理说”的诗学体系是整合了浙派和桐城派的诗学后形成的,翁方纲“一方面是沿着浙派的诗学进路打通诗与学问之界,另一方面也沿着桐城派诗学的进路打通诗与理之界。他提出的诗学命题实际上是严羽‘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反命题。”<sup>[22](P666)</sup>它是以来宋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又是对宋诗系统的理论总结。“从宋代以来还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宋诗的美学原则,翁方纲对宋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研究总结,确立了宋诗的美学原则”。<sup>[22](P665)</sup>这就是翁方纲所提出的一系列诗学命题,如: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sup>[23]</sup>

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

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sup>[24]</sup>

因此,从美学原则的角度,张健先生肯定并强调了翁方纲在清代诗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对明清诗歌道路的反省,并欲由此扭转清代诗学的方向,使其走上宗宋的道路。<sup>[22]</sup>

另外,台湾学者宋如珊先生在其专著《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一书中也对翁方纲的诗学体系做了巨细无遗的梳理,并认为“清代诗论以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四说最为盛行,然而前三者皆不源于清,经王士禛、沈德潜及袁枚之阐扬,乃立宗派;翁方纲所标举之肌理说则始自清代,主张经籍性情合一,格调神韵兼治,故为清代诗论之大成。”<sup>[25]</sup>

上述诸家,都是从诗论角度出发,通过细致的文本阐释和理论分析,来讨论翁方纲在清代诗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以及翁方纲与其身前身后诗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拙作通过考证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这一文人雅集活动,从诗论以外的角度,考察文人间的身世交游,并进而揭示了翁方纲与清代中叶以后诗风宗宋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对“苏斋弟子”的追踪考察尤为重要。<sup>[26]</sup>

## 五

翁方纲一生早登科第,历掌文衡,一为江西学政,三为广东学政,一为山东学政,门下弟子之多不可胜数。其门下弟子,或承其经学考证、或究心金石题跋、或以书法、或以诗文,各有不同的侧重。其中与翁方纲谈诗最契者,早年要数谢启昆(蘊山)、冯敏昌(鱼山),晚年则是李彦章(兰卿)、梁章钜(茝林)。中间曾向翁方纲请益诗学,或以诗作见知于翁方纲的,有凌廷堪、曹振鏞、黄景仁(仲则)、张维屏、方楷、吴嵩梁、陈用光、刘嗣绾,等等。

谢启昆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翁方纲充会试同考官所得门下士,从此“相劘切为诗者十有二年”,<sup>[27]</sup>翁方纲奉使粤东时,有诗留别谢启昆,用的是苏轼《别子由》韵。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翁方纲由广东学政任满返京,而谢启昆旋即奉命出守镇江,临行前一日,前来与翁方纲道别,于翁方纲寓斋与冯鱼山联句,翁方纲为“略疏其章法至漏下四鼓。蘊山叹曰:‘不图今夕大悟诗理。’”<sup>[28]</sup>所以此夜对榻论诗,翁方纲云:“二子止此一聚,最关赏析,不可复得”。<sup>[29]</sup>

冯敏昌则是翁方纲督学粤东所拔士,识于其未冠。翁方纲称“予历掌文衡,所得英隽非一,而以天才独擅,屈指君为最先。”<sup>[30]</sup>

不过翁方纲论诗可谓严格,即使对于这样两个爱徒,犹少所许可。谢、冯二子,俱曾受诗学于翁方纲,并因翁方纲而受益于钱载。二者比较,翁方纲显然更肯定冯敏昌的诗才,可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冯敏昌“竟倏焉化去,留此数十年未竟之绪余”,使得翁方纲“振触不忍卒读”。但是说到诗作,翁方纲持论仍然极其严格,谓“此事之精微,予则何敢自欺”,吴嵩梁时为冯敏昌删订其诗,存百三十首,而翁方纲竟然还觉得太多,谓“存其多篇不若少存之为质实”。

谢、冯之后,从翁方纲论诗的是其门弟子曹振鏞。翁方纲因得宋版《施顾注苏诗》残本,出于“古人

一字之遗,后来皆得据以考证”<sup>[31]</sup>的信念,而将“原注所有者,摭残拾坠,录之于篋。”后来,曹振鏞从翁方纲订析苏诗遗义,日钞一二条,成《苏诗补注》八卷。

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从翁方纲学,翁方纲即出示其所藏《施顾注苏诗》宋槧残本,嘱其题诗。所学的内容,遍及经史诗文,所谓“提撕劳精神,指画费心力。《三传》异文辨,《五礼》疑义析。著录群弟子,一一递相识。”<sup>[32]</sup>所以,凌廷堪与谢蕴山等也有很好的交谊。翁方纲视学江西,还特意“以书招凌廷堪佐衡文”,凌廷堪遂于三月初自板浦起身。

岭南著名诗人张维屏也曾向翁方纲请益,并以诗见知于翁方纲。翁方纲视学广东时,曾与学侣论诗,成《石洲诗话》五卷草稿,后来就丢失了。丁卯、戊辰(嘉庆十二、十三年)间,张维屏居京师,每清晓过苏斋。“先生辄为论古人诗源流异同,亶亶不倦。一日询及是编,遍拣弗获,不意是书失去。”<sup>[33]</sup>很多年后,叶继雯忽于都中书肆购得此稿,持归求翁方纲作跋。翁方纲遂命人钞存,又增评杜一卷,及附说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两卷,共成八卷,将此稿寄给自己的门下士,时为两广总督的蒋攸钰,嘱其开雕印刷。而蒋攸钰则命张维屏为之作校对。嘉庆二十年(1815),此书印成时,距其最初作《石洲诗话》于广东,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张维屏称“展卷坐对,不啻追侍杖履于古榕曜石间。”<sup>[33]</sup>

在与张维屏唱和的诗中,翁方纲提到金学莲、张维屏、乐钧、吴嵩梁,这些都是苏斋晚年与其论诗的弟子。不过在翁方纲晚年,让他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还是李彦章、梁章钜。李彦章是翁方纲的好友叶绍本(筠潭)门下士。于嘉庆十四年入都,即游于苏斋之门。嘉庆十六年,李彦章官京师,寓保安寺街,与苏斋西邻,即曾“晨夕请业”,时李彦章只有十七岁。

嘉庆二十年(1815),梁章钜同“宣南诗社”同人刘嗣瑁、吴嵩梁、陈用光、李彦章谒翁方纲,从此为苏斋诗弟子。这应是一次正式的拜师,这一年梁章钜四十二岁,李彦章只有二十一岁。李彦章虽然非常年轻,但其追随苏斋学诗要在梁章钜之前好几年。翁方纲对二人诗作的评价,在为梁章钜所作的《藤花吟馆诗抄》的题词中说得很清楚:

余与海内才士以诗相切劘者垂五十年,其就吾斋学诗称著录弟子者亦不下百十辈,菴林最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又最笃信余说。尝与刘芙初、吴兰雪、陈石士、李兰卿诸子分韵角胜,每一稿出,必就余点定之,既又以旧稿相质,虚衷雅怀,往复商榷,愈唱而愈高,盖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诸家之美者也。忆昔年并几论诗,如谢蕴山之圆隗、冯鱼山之纵横,皆不若菴林之得路,不过沉着按切而已,无他巧也,而一时才隽竟皆莫能近,惟兰卿可为菴林畏友耳。兰卿之失在手腕轻松,然实众妙之门,无不可以锐入;菴林之失在贪馮,正面欲求其松而不可得,然究其极致,则成就正果,直造古人。余谓菴林已考选枢廷,行将簪毫禁近,不复能从容谈艺,亟宜乘此未膺繁剧,邛涉问津。倘更精进不已,余能测菴林之所至哉?嘉庆丁丑中秋,八十五叟翁方纲题。<sup>[34]</sup>

翁方纲论诗,持论一向严格,从他对谢启昆的诗作的评论即可看出。但是,苏斋之爱才也是有目共睹的。张维屏在其《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四中“翁方纲”一条下,就说“朋辈中,每言先生持论太严,门墙太峻”,所以张维屏嘉庆十二年至京师时,翁方纲正罢官家居,“海内骚坛,岿然鲁灵光也。”张维屏虽与苏斋也有渊源,但惮于其“严”、“峻”,而未敢贸然请见。谁知数月后,翁方纲竟遣其子过访,约张维屏一见。并告诉他,曾从伊秉绶那里看到过张维屏的诗作,“余意中早有一张南山,乃今始得握手于苏斋耶?”于是相谈甚欢。<sup>[35]</sup>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王引之身上。嘉庆四年,王引之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往谒翁方纲,也是相见甚欢。同时有很多人一起来拜谒,可是翁方纲独独与王引之谈得起劲。故以翁方纲的性情,其晚年对李彦章、梁章钜的认可和推誉,都是认真而又发自内心的。而这两位“苏斋诗弟子”,也都是以接续“苏斋”薪火为己任,其中也包括延续翁方纲所发起的,持续了几十年的“为东坡寿”。

## 六

在翁方纲身后,李彦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正是苏斋最得力的传人。首先,李彦章在苏斋去世后,有《哭苏斋先生》六首,对翁方纲的诗文、学术、地位、影响,以及自己对老师的感情,都有淋漓尽致的表露。

其次,李彦章开始着手编辑翁方纲的诗文集,一直到他自己生命的终点。

再者,只要在京,每年的东坡生日和山谷生日,他都在自己的寓斋举办祝寿的活动,后来更把这一文

人雅集活动带到京师以外的地方。

但可惜的是,李彦章本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升任山东盐运使后,未赴任病逝,年仅四十二岁。李彦章去世后,这一年的“为东坡寿”,是由程恩泽在京师发起的。翁方纲身后,他收藏的《施顾注苏诗》转为吴荣光所收藏。据《吴荣光自订年谱》记载,此年六月抵京,寓于其子尚志贾家胡同寓所,“时与同年史望之尚书(致俨)、白小山尚书(镛)、毛伯雨副宪(式郁)、汤敦甫协揆(金钊)及蒋丹林副宪(祥樾)、卓海帆(秉恬)、祁淳甫(寓藻)、潘芸阁(锡恩)、陈荔峰侍郎(嵩庆)、徐星伯仪部(松)、徐廉峰编修(宝善)、蔡友石奉常(世松)、家子苾编修(式芬)为文酒书画之会,时座师仪征相国、房师吴相国皆在朝,殊为庆慰。程春海司农(恩泽)自甲申定交与余最洽,气谊相投。通籍三十八年,师友之乐,外官十七年所未有也。”<sup>[36](P19)</sup>

十二月二十二日,程恩泽招集祁寓藻、徐宝善、吴荣光等集显处视月斋,展拜东坡先生生日,也是以宋槧《施顾注苏诗》共赏,以一曲鹤南飞分韵。<sup>[37]</sup>这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举动。程恩泽虽然不在翁方纲门下称诗弟子,然与苏斋间有多重渊源:首先,程恩泽是安徽歙县人,其学出凌廷堪门下。而凌廷堪则是翁方纲弟子。其次,程恩泽与翁方纲的其他弟子如吴荣光、李彦章、梁章钜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参加过宣南诗社。在道光年间,程恩泽在京师汉学界的声望堪与阮元相伯仲,而且因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得京师学者无分汉宋,皆愿与之交。当时汉学方面研究边疆史地的优秀学者如徐松、张穆、程同文、龚自珍等都与程恩泽往来,何绍基出程恩泽门下,祁寓藻(其父祁韵士为徐松之前涉足边疆史地之学的前驱)为程恩泽枢廷同值的密友。诗文方面,当时隐为京师文坛主盟的徐宝善,后来以传播桐城文法著名于京师的梅曾亮都与程恩泽有极好的交谊。

李彦章英年早逝后,程恩泽招集的“为东坡寿”,仍以同观宋槧《施顾注苏诗》为主要内容,题诗吟咏,明显有接续“苏斋”之意。而以程恩泽在学术诗文方面的造诣,他也有足够的资格领袖当时的京师学术与诗文坛站。可惜造化弄人,在第二年夏天,程恩泽也因偶染微疾而至一病不起,去世时只有五十二岁。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与李彦章一样,程恩泽的早逝,使得其一生的学术诗文无法得到充分的展开。但是,其门下杰出弟子如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的诗文成就,仍然使得后人论道光学术诗文时,无法绕过程恩泽的影响。

从人事渊源上说,程恩泽出于凌廷堪门下,可说是翁方纲的再传弟子;祁寓藻的岳父陈用光也是苏斋门下诗弟子,且陈用光、梁章钜、李彦章、程恩泽等都是“宣南诗社”中人。而被陈衍许为咸同年间“以高位主持诗教”的曾国藩,其座师正是翁方纲门下诗弟子曹振鏞。因此在我看来,翁方纲的诗学趣味与主张,从文人交游的角度考察,是经由“宣南诗社”中“苏斋弟子”的接续,并通过“宣南诗社”中人在嘉道之间日益重要的影响,而对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形成有直接的导引。这种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发表诗论、诗评的方式来获得的,更多的在日常交往和诗文唱和中实现。而“为东坡寿”的文人雅集,也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坡诗是宋诗最杰出的代表,宋诗有苏黄,犹如唐诗之有李杜。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使得苏诗和苏轼的生平都成为一个小圈子里人所共知的知识和人所乐道的话题。在参加过“为东坡寿”的文人中,很多在平时的诗作中也常常采用东坡某某诗韵,翁方纲本人更是如此。尽管翁方纲的诗作被评为“所奉者眉山,所宗者渔洋,而其所为诗瘦硬权枒乃于涪翁为近,去眉山、渔洋若风马牛之不相及”。<sup>[38]</sup>但是翁方纲作诗不能近于东坡,并不影响他“宝苏”、“嗜苏”的热情,也并不降低他宣传东坡诗的影响力。何况,“为东坡寿”还带出了为其他宋贤作寿的风气,年复一年,这对于推广和普及宋诗的影响,其作用决不低于论诗之语。即从诗论的角度来看,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几个主要的特点,如“熔铸唐宋”,学杜、学韩、学苏、学黄;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主张学古人而能变化等等,也都可以在翁方纲与弟子论诗语中找到出处。

总之,由翁方纲的金石考据和书画版本趣味为契机所引发的“为东坡寿”这一开始于乾隆年间的文人雅集活动,经过翁方纲本人四十多年的坚持,和他身后诗弟子的接续与赓扬,至道光年间已经成为京师及各地文人冬季消寒雅集的传统节目之一。正如翁方纲的论诗主张与清代学风最相接近,并为清中叶以后的诗风宗宋奠定理论基础一样,翁方纲所发起的“为东坡寿”也对其时嘉道之间诗文趣味的转



变,“学人之诗”的形成等构成人事交游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诗风转变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论诗主张、师友交游与文坛影响力都在其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而考察道咸年间诗风宗宋的源流脉络,则乾嘉之际,翁方纲所起的作用,在理论和交游两个方面,都不容忽略。

#### 参考文献:

- [1] 卜永坚. 评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J]. 九州学林(2011年春季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2] 陈衍. 石遗室诗话(卷一)[A]. 陈衍诗论合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3] 陈衍. 近代诗钞述评叙[A]. 陈衍诗论合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4] 陈衍. 诗评汇编.“翁评王渔洋诗平议一卷”[A]. 陈衍诗论合集[C].
- [5]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 姚鹂雏. 桐风萝月馆随笔(第二条)[A]. 姚鹂雏刺墨[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 [7]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8] 朱彝尊. 斋中读书十二首[A]. 曝书亭集(卷二十一)[C]. 四库全书本.
- [9] 沈德潜. 说诗晬语[A]. 清诗话(下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 [10] 程恩泽. 金石题咏汇编序[A]. 程侍郎遗集(卷七)[C].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 [11] 郑珍. 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A]. 巢经巢诗集笺注[C]. 成都:巴蜀书社,1996.
- [12] 陈衍. 瘦庵诗叙[A]. 石遗室文集(卷九)[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3] 陈衍. 剑怀堂诗草叙[A]. 石遗室文集(卷九)陈石遗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4] 陈衍. 与胡瘦唐书[A]. 陈石遗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5] 陈衍. 榕阴谈屑叙[A]. 陈石遗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6] 陈衍. 李审言诗叙[A]. 陈石遗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7] 陈衍. 聆风籁诗叙[A]. 陈石遗集[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18] 陆游. 施司谏注东坡诗序[A]. 渭南文集(卷十五)[C]. 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9] 郑骞. 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M]. 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
- [20] 翁方纲. 苏诗补注(序)[A]. 苏斋丛书(卷三十五)[C]. 乾隆四十七年苏斋刊本.
- [21]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48.
- [22] 张健. 清代诗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3] 翁方纲. 言志集序[A]. 复初斋文集(卷四)[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4] 翁方纲. 石洲诗话(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5] 宋如珊. 翁方纲诗学之研究(前言)[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 [26] 魏泉. 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清中叶以后的宗宋诗风[A]. 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27] 翁方纲. 谢蘊山诗序[A]. 复初斋文集(卷四)[C]. 光绪四年刻本.
- [28] 翁方纲. 送吴生序[A]. 复初斋文集(卷十二)[C]. 光绪四年刻本.
- [29] 翁方纲. 斋中与友论诗五首(第五首诗注)[A]. 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C]. 光绪四年刻本.
- [30] 翁方纲. 冯鱼山墓表[A]. 复初斋文集(卷十四)[C]. 光绪四年刻本.
- [31] 翁方纲. 苏诗补注序[A]. 复初斋文集(卷三)[C]. 光绪四年刻本.
- [32] 凌廷堪. 次韵覃溪师献县道中见怀之作[A]. 校礼堂诗集(卷六)[C]. 道光六年刻本.
- [33] 张维屏. 石洲诗话跋[A]. 苏斋丛书(卷三十四)[C]. 影印乾隆嘉庆交刊本.
- [34] 梁章钜. 退庵诗存(卷首)[A]. 续修四库全书(1499册)[C]. 据清道光刻本.
- [35] 张维屏. 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四)[A]. 续修四库全书(1712册)[C]. 据清道光十年刻本影印.
- [36] 吴荣光. 吴荣光自订年谱[M]. 香港中国政经研究所,1971.
- [37] 吴荣光. 宋槧施顾注苏诗后识语[M]. 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
- [38] 陈寿祺. 藤花吟馆诗抄跋[A]. 梁章钜. 藤花吟馆诗抄(卷末)[C].

责任编辑:丁可

### Chen Yan and Weng Fanggang: Some Notes and Analysis o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Poetics

Wei Quan

**Abstract:** Chen Yan's *Shi Yi Shi Shi Hua* and its sequel epitomiz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oetics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Since the Republic established, the discussions on Qing Dynasty poetic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near modern time, all take Chen Yan's book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However, in Chen Yan's description of the Qing poetics since the period of Dao Guang and Xian Feng, h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neglec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Weng Fanggang. Consequently, Weng'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etics and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Focusing on the theories of poetics of Chen Yan and Weng Fanggang, and the lif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en and Weng,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som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etics in their time, and gives a more reliable and convictive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ng and the advocating of Song poetic style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Key words:** Chen Yan; Weng Fanggang; advocating of Song poetic style; celebrating Su Dongpo's birthday

作者: 魏泉, Wei Quan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刊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3(4)

## 参考文献(38条)

1. 卜永坚 评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 2012
2. 陈衍 石遗室诗话 1999
3. 陈衍 近代诗钞述评叙 1999
4. 陈衍 诗评汇编. “翁评王渔洋诗平议一卷”
5.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 1984
6. 姚鹂雏 桐风萝月馆随笔(第二条) 1994
7.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 1962
8. 朱彝尊 斋中读书十二首
9. 沈德潜 说诗碎语 1963
10. 程恩泽 金石题咏汇编序
11. 郑珍 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 1996
12. 陈衍 瘦庵诗叙 2001
13. 陈衍 剑怀堂诗草叙 2001
14. 陈衍 与胡瘦唐书 2001
15. 陈衍 榕阴谈屑叙 2001
16. 陈衍 李审言诗叙 2001
17. 陈衍 聆风穆诗叙 2001
18. 陆游 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1989
19. 郑骞 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 1980
20. 翁方纲 苏诗补注(序)
21.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1948
22. 张健 清代诗学研究 1999
23. 翁方纲 言志集序 1995
24. 翁方纲 石洲诗话(卷四) 1983
25. 宋如珊 翁方纲诗学之研究(前言) 1993
26. 魏泉 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清中叶以后的宗宋诗风 2008
27. 翁方纲 谢蘊山诗序
28. 翁方纲 送吴生序
29. 翁方纲 斋中与友论诗五首(第五首诗注)
30. 翁方纲 冯鱼山墓表
31. 翁方纲 苏诗补注序
32. 凌廷堪 次韵覃溪师献县道中见怀之作
33. 张维屏 石洲诗话跋
34. 梁章钜 退庵诗存
35. 张维屏 国朝诗人征略
36. 吴荣光 吴荣光自订年谱 1971
37. 吴荣光 宋槧施顾注苏诗后识语 1980

38. [陈寿祺](#) [藤花吟馆诗抄跋](#)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sfdxwxyxb201304024.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sfdxwxyxb201304024.aspx)